

# 诗歌为何“贵在妙语”（三）

叶嘉莹

## 王维在安史之乱中

王维少年时就有求仕的心意。他其实一直在做官，从来不是真正的隐居，他一方面有官职，拿薪水，可是他又表示自己的清高，不问世事。他希望能够避难远过，洁身自保。所以他其实是既仕且隐，就有了辋川闲居这些诗。后来，像王维这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洁身自保，明哲保身，让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去做贪污腐败、贪赃枉法的事情，无所不为。这样就把国家送上了败亡的路子，所以不久就出现了“安史之乱”。但这个责任不是王维一个人的，我只是说历史上的背景。

“安史之乱”，“安”是安禄山，“史”是史思明。他们都是唐代的军阀，安禄山一个人兼任了三镇的节度使。节度使是一个藩镇军政两方面的长官，而安禄山身兼河东镇、平卢镇和范阳镇三镇的节度使。安禄山是胡人。唐朝的时候中原与胡人既有商业的往来，又有军事的交战，所以唐朝任用了很多胡人，特别是在北方边疆带兵的将领，很多人都是胡人。安禄山很会讨好唐玄宗，据说他非常胖，到长安来朝见玄宗，玄宗就问他说你这么胖这么大的肚皮，里面都是什么东西？安禄山说，我肚子里面都是一片忠心。而且安禄山很会逢迎，不但讨得玄宗的欢喜，还讨得杨贵妃的欢喜，被杨贵妃认为义子。唐人有记载，说有一天内宫之中一片欢笑，因为杨贵妃认了干儿子，今天给这个义子“洗三”。什么叫做“洗三”？在中国小孩子生下来三天给他洗澡，就是“洗三”。这么胖的一个胡人，是军阀、将领，杨贵妃认了他当义子，给他“洗三”。你要知道小孩子洗完澡以后，要把他包起来，安禄山这么胖这么大的一个胡人，也被裹起来抬着在宫里面走，以为欢笑。

所以安禄山慢慢地野心越来越大，后来就起兵反叛，引发战乱。玄宗早年的政治是不错的，他本来的年号是“开元”，一共29年，后来就改了年号叫“天宝”。天宝三年开始，纪年就不称“年”了，称“载”，天宝多少载。天宝十四载的冬天，安禄山就从河北起兵了。到天宝十五载的时候，长安就被安禄山占领了。

长安快要陷落前不久，情况已经很危险了，所以玄宗事实上是出奔，就是逃走了。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四川。因为四川那个时候是“蜀道难”，多山，很不容易打进去。皇帝无论到哪里都叫“幸”，所以是玄宗“幸蜀”。玄宗出奔幸蜀的时候，王维、李白、杜甫，这三位最有名的唐代大诗人都生活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，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

据说玄宗西出长安百余里，就走到马嵬坡。马嵬坡有个车马休息的驿站，然后“六军不发无奈何”。“六军”出于周朝，周朝是主张以礼治国的，一切礼节礼仪都规定得非常严格。那个时候周朝天子军队的编制是“六军”，一般的诸侯拥有三军。“六军不发”，不肯前进了，玄宗没有办法，所以“六军不发无奈何”。这是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边的句子。你要知道，王维、李白、杜甫都是亲身经过了这一次变乱。白居易是作为后来的人记述当年的一个故事。当时玄宗宠爱杨贵妃，把杨家一门都分封了很高的地位，杨国忠做了宰相。本来玄宗开元之治的时候，姚崇是当时的名相。后来就是我们讲到的诗人宰相张九龄。再后来张九龄被李林甫给打压下去，李林甫当了宰相。而李林甫是一个奸佞小人，他对于那些忠直的大臣迫害得非常厉害，凡是跟他意见不合的、比较中正的人，都被贬谪被杀戮。当时政治上的迫害非常厉害，这也是王维虽然是做官，但

表示了隐居的态度，他有不得已的原因，我们可以谅解。李林甫以后，就是杨国忠，所以就把唐朝送上了败亡之路。当时“六军不发”，就提出一个口号，杀死杨国忠来谢罪于天下。说国家落到首都沦陷的下场，都是因为这些宰相，就把杨国忠给杀了。杨国忠死了，六军还在鼓噪，不肯前进，说杨贵妃也要杀死。玄宗虽然贵为天子，但连他所爱的一个贵妃也不能保全。杨贵妃是被勒死的，以白绫勒死。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，真的是一个悲剧。

玄宗幸蜀了，把太子留下来抵抗敌人。太子后来做了皇帝，就是唐肃宗。本来说是太子留守，当时长安已经即将不保了，肃宗就到了甘肃灵武，之后他自己主动继位成为皇帝了。

长安城里面，天子逃走了，文武百官有的没有跟他走，就陷入贼中，沦陷在长安城里，包括王维。安禄山就逼迫这些人做官，让他们侍奉“伪朝”。王维消极地抵抗过，他不是真有勇气去牺牲，也不甘心趋炎附势，所以王维就是一个在矛盾之中的人。当逼迫他侍奉伪朝的时候，历史上记载说王维就服药，吃了药以后假装哑了。所以当时叛军就把王维囚禁在菩提寺里。那么安禄山进了长安，做了皇帝，就要庆祝。于是就在宫中一个叫做“凝碧池”的池边大宴群臣。当然有些文武官员是附逆的。后来肃宗收复长安的时候，当时是“陷贼官三等定罪”，按照罪名的大小分为三个等级给他们定罪。杜甫最好的好朋友，就是因为当时陷入贼中，接受了伪朝的任命而被定罪。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很有名，叫做郑虔，号称“三绝”，诗写得很好，字写得很好，画画得好。郑虔本来在朝廷里做官做得很低，因为他家贫，需要俸禄，需要养家，所以郑虔接受了伪职。后来就定罪，把他贬谪到台州，最后死在台州，

没有回来。杜甫写过很多很好的诗，都是送郑虔的。

王维当时也是陷入贼中，当安禄山大宴群臣，文武百官在凝碧池庆祝胜利的时候，召集了很多乐师，就是音乐家。你要知道玄宗是懂音乐的，他成立了一个训练音乐的官署，叫做“梨园”。在这里边学习音乐、歌唱的叫做“梨园子弟”或者“梨园弟子”，是天子的子弟或弟子。那么当时安禄山胜利了，就召集梨园所有乐师来演奏。有一个会弹奏琵琶的乐工，名叫雷海青。说安禄山大宴群臣的时候，让他开始演奏，你要知道他们是梨园子弟，跟玄宗有那么密切的关系，而且玄宗这个人真的懂得音乐，所以这些梨园子弟“举声泪下”。就是说弹奏的一弹奏，唱歌的一开口，都流下了眼泪。声音一发出来，回想当年，我们是为玄宗演奏的，现在为这样的一个叛贼演奏了，所以“举声泪下”。有的人虽然泪下可毕竟演奏了，雷海青不肯演奏，把琵琶摔在地下。雷海青当场就被杀死了。当时王维被囚禁在菩提寺，并没有参加这个宴会，后来他听人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很感慨，就写了一首诗。他不敢用笔写下来，有一次裴迪来看他，他就把这首诗念给裴迪听了。裴迪就记住了，因为诗是很容易背的，以后就传诵出去了。

（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）



## 天使的羽毛

向欣

她叫刘彬，在巫山工作的奉节人，被亲切的称为么妹儿。

么妹儿因跟巫山一男士结缘，便把巫山当成了自己的家。从2017年开始就在巫山县抱龙卫生院公卫科做村医，跟大多数基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一样，时常走村下乡为老百姓解决病痛，她穿着白大褂，看过最美丽的乡村风景，也感受到了最淳朴的乡村人情。

这样忙碌充实又淡泊的生活，其实一直让刘彬很踏实，改变她生活节奏的起因，一切都要从2020年那场新冠疫情开始。当时疫情来势凶猛，巫山属于和湖北交界的县城，把好进出巫山境内的每道关口就尤为重要，当时大量的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而刘彬也义无反顾的报了名，选择逆行去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。她的工作地点有两处，一处就是守住湖北建始到巫山的道路防疫卡点，每天给进出的车辆人员测体温，做记录。抱龙属于巫山的高山地区，即便防护服包裹得再严实，那个冬天的冰雪和寒风，让她一天站下来也是双腿僵硬，寒入骨髓，遇到大雪天气，她穿着白色的防护服，就像是雪地里堆着的大型雪人，“大白”这个称呼，用在她身上尤为贴切。

另一处工作的地点就是隔离点，这里的隔离点不是一处，会根据当地需要隔离的人数而随时从这里奔赴那里，比如笃坪、黄岩、抱龙、平河……都是刘彬去工作过的地方。隔离点相信大家懂，照料隔离点的隔离人员的医护人员，首先就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，每天早上七点开始，就要穿上厚厚的隔离服进入隔离区，对隔离人员进行采样管和记录，出来的时候要进行消毒脱去隔离服，把样管去送检，然后再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区，给隔离人员送早餐，手垃圾，进行环境消杀。十点钟左右上报隔离点增减人员数据，然后又是重复进行送餐、收垃圾、消杀工作区和隔离区的工作。

在隔离点的这些工作是重复的，是琐碎的，但就是这样的单调和重复，尤其考验一个人的耐心。当整个人被隔离服包裹起来，出了汗的那种滋味，冷的时候就像冰窖，热的时候就像蒸笼，最开始的几个月，刘彬身上起了大量的红疹，但都是自己偷偷擦药，不告诉家人知道。

说到家人，刘彬最感觉对不起的就是家人。她因为工作基本上在隔离点，无法回家，更是好几个月不能跟家人团聚。丈夫在城里工作，跟她算得上是两地分居，当时生下小儿子，她报名要去疫情前线，丈夫是反对过的，说出来的话也特别不好听：都说你们是天使，你这个天使的羽毛在这个家一根毛都摸不到。但刘彬还是把仅仅半岁的儿子丢给了公婆，说服丈夫去了隔离点工作。她无法陪在丈夫的身边，享受那种平凡夫妻的朝夕相处，更无法陪在孩子的身边，陪伴着他们成长，这一晃就近三年了。

在这三年里，她最害怕的时候，其一就是有一次隔离点一共有四例阳性确诊病例，当时刘彬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做打仗，所有隔离点的工作人员紧急集合，先加采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，再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区加采核酸异常的隔离人员，紧急联系县医院120急救车加急送检，等上级领导安排县医院负压120闭环接走阳性病例后，再配合疾控中心进入隔离区进行环境采样和环境终末消杀。这一切做完，刘彬脱下隔离服的时候，汗水顺着腿流在了地上，而她的眼泪也再也忍不住滚落而下。

第二件让她记忆犹新至今害怕的事情，是小儿子一岁多的时候，当时她在隔离点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，半夜接到婆婆的电话，说小儿子发高烧，已经烧糊涂了，嘴巴里只知道不停的喊妈妈。那是婆婆第一次对她发脾气，说你不照顾二不照顾娃娃，外人比自己的命还重要，你今天必须回来看看娃娃，天使？如果我孙子有比个三长两短，我就给你把羽毛扯光。但是，在隔离点工作的刘彬，到底遵守不外出的纪律，没有回家去看生病的儿子，只是在视频里看着病床上的儿子，捂着嘴哭了一场。

在疫情面前，每一个凡人都有胆怯，都有害怕，但刘彬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，选择了这份工作，就从来没想过要当一个逃兵。她在十月三十一号刚刚从一个隔离点平安离岗，就回家呆了三天，陪伴了三天的老公和儿子，又接到了去新城那边隔离点的电话。

收拾箱子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又要多久才能回家，但她相信，疫情总会被战胜，她终将和家人长相厮守。



## 《龙溪印记》

卢先庆 摄



## 金银街上的那些人和事

康双喜

种了不少的田，比年轻人都种得多，让许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，老人关了店面回家养老去了。

公社的第一家私营食品店应该是廖家大姐家开的三角粑粑店，在公社水井旁，将一块巨大的石头移走，建了间小房子，将三角粑粑店。三角粑粑是将米泡涨后将米磨成调浆，用特制的三角磨具煎成三角形形状的饼子，三角钱一个，在那个年代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的。

信用社旁边的涂家服装店，在当时也算大的店铺，卖的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，生意算得上火爆，几年下来应该赚了多少钱。有人用长安车拉客，交通比以前方便多了，人民也通过处出务工，腰包鼓了，也追求更进一步的时尚，渐渐地都去福田或龙溪买过年衣，服装店生意大不如从前，后来老板也寻求更大的舞台，搬去县城了。

在公社做生意最长的应该夏娘了，是公社开的最长得商店。从刚开始两个布包包一根扁担走街串巷下乡去卖衣服开始做起，慢慢的在公路边起了间小房子，开始卖副食品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

后来发现农村做宴席这门生意不错，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帮厨的行业，从开始自己掌勺到最后手底下有十几个人，有时日子好，好几家同时做，忙都忙不过来，在这十里八乡哪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她们的身影。最近几年，国家提倡节俭，帮厨的生意直线下滑，夏娘也关了店铺去福田带孙子上学了，金银街上最后一家商店也就从此落幕，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买点东西还要去农科站那边的小超市。人们也常常念叨，金银街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银街了，变得冷清，落魄了，看不到从前的景象了。

在我记忆中，还有很多人。比如：谭家爷爷，家住公社上面一点，这点地段可是当年的核心区。也是个人物，原来在公社伙食团煮饭，和有识之士说得上话，我记得事的时候煮饭的工作已移交给大儿媳了，每天坐在屋檐下抽着他那长长的旱烟头，烟卷在他头顶打转儿，着实悠闲。

罗队长，家住公社下面点，也是我大姑父。其实罗队长的官职远远不止于石寨一队的队长，官至石寨村的副支书，家

中子女众多，但是个个有出息，在这十里八乡，算得上中产阶级了，我记得事起，他们家开过加工厂，买过拖拉机，家里还养了条大黄牛，每年的春天播种插秧，他都忙不过来，帮别人犁秧母田、打水田。后来他买了供销社的房子，也搬到了核心区来了。

龚家老辈子，身材魁梧，住在学校后面，据他自己讲，前前后后当了三十几年的队长，前几年才卸任，这个重要的位置被他大儿子继承了，继续为众乡亲服务。龚家老辈子是个不错的篾匠，早年经常去湖北的神农架松柏镇做篾活，也是我们这赚外汇的第一批人。后来年龄大了和老伴在公路边支了个地摊炸油条。前几年得脑溢血，忘掉了全世界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可惜我没来得及让他讲一讲他的峥嵘岁月，给我更多写作素材，或许我写得更加生动。

其实公社这的人远远不止这些，都是一些平凡的人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向往的生活在奋斗，公社的没落是时代的选择。

